

讀書
雜志

漢書第五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
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
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
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
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
几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
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

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

趙策享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

享誤作序

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麻書亦作民以

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

其聲殷殷云

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下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

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

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

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

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

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見史記封禪書集解

師古曰上言雄雉

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

甚多皆不爲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于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埜雞皆鳴一篇之中旣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爲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溪動是也一爲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鷺雉其說六畜則云瑕積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爲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雞生在山野鷓鴣雞鷓鴣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

而及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秦族篇郊祀志之

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

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

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鍾等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

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為雉而

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

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

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爲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譌，說文：譌，妄言也。法言問明篇：口譌言敗，俗譌好敗。則訐譌竝與迂通矣。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郤犇見其語。

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
迂作訐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
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
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竝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雉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
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
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
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旣言二十八宿又有
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樛燎

祀司中司命觐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竝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
舊說若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
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
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
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
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大紀也故與南北斗竝
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
參辰星於池陽
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旣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
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爲衍字義門讀書記又

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

通典禮二
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竝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汜下下

奇書

通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僞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喜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喜作喜是也喜樂也音

許里反憲好也音許吏反

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憲獵釋文憲虛記反

獨憲獨

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僭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憲憲好

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憲又互改注內喜憲二

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

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

賈子階喜級篇同

亦僭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憲音許吏反憲好也好為

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為憲注文喜憲二字亦互改

矣

唯憲好也之憲未改

上雉

其秋上雉且郊師古曰雉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

雜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雒上謂武帝也且郊
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雒卽其證本書言幸雒者
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
本從師古作上雒皆非

晃侯

黃帝得寶鼎晃侯晃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
侯念孫案晃當爲宛宛句音勅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
志竝作宛句水經濟水篇作宛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
竝作宛胸今作晃侯者宛晃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
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竝與景祐本同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

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氏之君而誤上文咎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

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卽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鷟傳大月氏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旣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而域傳但云而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

索隱欲改居爲君謂始爲師古注所惑謂

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鏐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鏐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鏐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鏐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

鏐

鏐與鋒同

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鏐旗也。封禪書續

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

藝文類聚

樂部四引凡將篇云鍾磬竿笙箎坎侯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箎箎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侯卽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爲元封

下詔改元爲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已十月爲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畱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

有一殿

此省去明堂二字

水經汝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竝作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唐有甃云云乃小詩云中唐有甃鄭元曰唐堂塗也爾司馬語非如淳語

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一李司

馬所見本竝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爲面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管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諫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

先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竝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
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衍也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
對爲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言帝王之
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
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
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
無此二字續漢書祭統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埃

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埃地祇念
孫案埃來也來天神地祇卽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
文埃字解云詩曰不埃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埃
不來也釋文侯作埃是埃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埃
侯埃古字通

遙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
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
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

疾也

廣雅同

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

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興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燹南郊

塋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瘳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瘳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瘳於南郊瘞瘳于北郊上文云燔瘳瘞瘳用牲一卽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垂蜺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

各本北作背涉上文

而誤案章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爲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字也今改正穴多作鏞其形如半鏞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鏞鏞挾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

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鑄字或作譎又作僑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倍僑有暈珥高注曰皆曰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僑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曰爲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爲宮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竝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爲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

篇內

凡兩見

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

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

隋書天文志同

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鳥

後聚十五星曰哀鳥卽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鳥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卽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鳥索隱曰漢書作哀鳥則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

為郎位

以上索隱

是郎位為星名而哀烏乃眾星相聚之貌

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

句

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

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

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尤非

依烏郎府

引之曰烏疑當作

馬字相倡而誤哀馬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

皆眾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

依依盛貌

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

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

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馬者狀事之詞與然

同義若小弁怒馬如擣秦誓其心休休馬之類是也眾

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馬

隨星

廷藩而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
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
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帝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
篇闕而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
反

鳥喙 喙爲鳥星

柳爲鳥喙念孫案喙當爲啄音字之誤也
淮南凡論篇
譌作顛喙聚凡隸書從
豕從彖之字多相亂
字本作啄或作囁通作啄又通

作注說文味鳥口也噉喙也玉篇引曹風侯人篇不濡其鬲今詩作味毛傳曰味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齧也音竹救反味噉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桺爲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味謂之桺桺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是桺星謂之味不謂之喙不得

言喙爲鳥星爾雅釋文喙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爲喙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

案還當爲還字之誤也

還之誤爲還猶鯨之誤爲鯨律麻志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

戊午度于孟津還與逮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異已還

與逮同

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還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后經逮作還漢太尉陳球

後碑還完徂齊實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還誅討亂作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還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

以還爲逮又

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

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

耀鉤竝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還之誤還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甘泉賦亦作逮此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自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外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為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摩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薺揚州川揚州山又鼂
鎔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竝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
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
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
莽傳之荆楊之民大將軍揚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
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
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
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
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

海維楊州楚世家伐庸楊粵三王世家楊州係疆蔡澤
傳南收楊越南越傳略定楊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楊
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
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尙
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
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
木矣

夢溪筆談雜誌篇亦云
楊州宜楊荊州宜荊

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

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
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
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

謹故曰充充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

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

今本作揚

輕也乃後人所改辭見下

荊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

壅厥性急凶故曰維維壅也冀近充信徐舒楊揚荊彊

豫舒維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

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維也若

改揚州爲揚州則亦將改維州爲壅州乎揚州字既改

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

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

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

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

公羊

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雅楚也荆彌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雅楚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

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充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楊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

楊二州

此碑今本謄作揚依舊麻木改

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

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棧口條蕩巴郡太守張
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食
楊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
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
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
篇及廣雅竝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
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
書路踵作𨇖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𨇖引字詁云踵今
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
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
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
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
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

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

謂兩氣相敵偶也

偶馬古字通管子海王篇馬策之尹知章曰馬讀為偶偶對也史記封禪

書木馬龍鑾車一駟木馬車馬二匹索隱曰馬一音偶

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馬馬代駒孝武紀馬作

耦

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馬據此則司馬所

見本正作馬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

或曰若本作馬而讀

為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

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

本作弓而讀為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

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

說文淮陽

名車穹隆輅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閭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厯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厯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

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

見魏書高允傳

其實

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歟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厯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

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
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
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第四
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
顓頊厯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
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
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
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
理見高
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

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紫微旦去益小十五
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
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
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
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
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
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
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
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謬作戊齊氏意圖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戊字亦謬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以

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而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
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
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
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
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
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

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
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
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
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
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
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而南行一刻而止念孫
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行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

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

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

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

篇伐木許訐說文引作伐木所漢書疏廣傳數言謹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

亥閒畱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

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

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口受讀解

驗之可一年所竝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

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凶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恒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凶麥禾爲大水凶麥禾故又改此文之凶水旱爲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

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亾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亾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佚之所致卽用仲舒之說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漢譌作燕孔鮒碑爲漢制作漢字作漢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壤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壤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 思曰睿 睿作聖 思慮 宮爲士
爲信爲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

愆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容錢氏曉徵
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
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
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
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
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竊自用
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

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

此又

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

思心說見下

應注

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卽用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容而訓爲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

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

矣其矣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

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

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

五行志所引訂正

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

劉歆以爲思心羸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

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

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

事皆失哉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

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

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
春秋繫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
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
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
禍內則思慮霽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
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霽亂敘傳
曰思心旤霽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
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霽亂之咎也皆
其證矣又律厯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
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

義正與此同

下文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心上亦當有思字

漢紀孝武紀曰宮

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

今本作爲思爲心下爲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竝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庠

趙孟曰天庠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

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謡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

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厯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厯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隄

是時號爲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鸛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

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亾此
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亾其或作無者
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其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
古曰其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灾也一說御治
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其御厥罰又
云人君能循政其御厥罰則禦灾之說是也故鄭注五
行傳其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耶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摻音居蚪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即爾雅所謂蒿戾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爲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爲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

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

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

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

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決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

引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
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
國家危亾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
案師古以不然爲不如所諫自脩改非也終已不改已
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古所謂危亾也故下文卽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亾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
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
墨子辭過篇府庫寶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

雨于具反

太平御覽答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舛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爲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爲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卽蒙

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祿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爲三月。」不知漢時行親禘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王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

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
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
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
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
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廷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廷登
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廷登受策本作臨拜句
廷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
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

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竝拜於前轍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旣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竝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

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志四之五

三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
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嶰二十
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嶰而水潰出
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嶰之事則此亦當有嶰字明矣文
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嶰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閼
元占經馬占引此亡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
羊傳

夫从父 下不豈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歿斂棺積
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歿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歿念
孫案見夫歿父當作見夫歿父今脫一歿字則文不
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
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其匈俱前
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
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
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
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
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其匈而言故曰手

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人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

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得得句即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會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會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

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
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
衛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
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歆
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
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
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
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

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

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公
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
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
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
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
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
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
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

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會
三十六左氏以爲朔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
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又書
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
常爲二日凡春秋日會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
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會劉歆以爲正月二
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會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
月日會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會劉
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會劉歆以爲
三月晦眧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會劉歆以爲五月

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會二日仄懸者十八。今徧數上下，交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京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會三十六之內。尚缺其三，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故不數也。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會之。劉歆

以爲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
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
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
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
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
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
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五

漢書第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
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
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沛

浮于汶達于涑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尙書言達于
某水者今文尙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

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滂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滂尙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闕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滂字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濟陰郡下云禹

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

五經文字云清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
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
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雒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
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雒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
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
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雒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
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

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
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其秩然不紊
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
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滎辯見高紀滎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黿池新
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
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
辨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獫狁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獫狁念孫案獫本作奚此後人依
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獫爲奚是奚爲本字獫爲

僭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菴澤在西幽州
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竝作奚若志文作
獫則注當云獫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爲
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念孫案古國國
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卽承此扈字言之甘誓
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竝曰扶風鄠縣

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
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
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
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漢書郡國志曰右
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
水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南谷夏啟伐有扈作誓
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潏水

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潏音決念孫案潏當
爲潏字或作潏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灋潏

涇渭說文曰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

澇水出南山澇谷

鄠志作勞谷

北逕鄠縣故城而又北注甘

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非滴水也又案說文滴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鄠鎬潦滴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滴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平

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

陝於樊川西北流注將鄠縣涵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
渭亦謂是水爲涵水案師古以沈水爲沈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涵水
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涵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
疑

惠公

雒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爲惠公惠古德字也史

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

始皇紀同封禪書

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

郊祀志同

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

惠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

史記陳杞世家杞其公卒于德公立徐廣

曰世本曰惠公惠亦惠字之誤

而師古不云惠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

爲惠矣

所都

栢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卽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竝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本

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隗之卽而但曰芮隗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瀘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瀘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濯水出 母水出 女

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

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為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

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

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

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

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盧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

山母皿水出留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

注引作女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

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號國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面號在雍州念孫案面號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面號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惠諱作惠詳見前惠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而號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面號在

雖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面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面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面虢地故曰面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

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
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
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
改爲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
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
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
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
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

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犇之邑也故其地有犇氏鄉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犇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

犇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卻犇之後然則犇
氏為卻犇之後而襄陵又為犇之故邑故其地有犇氏
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犇字或通作饑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卻饑與班
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犇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
則所見本已誤為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為句注
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狂無拘絕之人拘字作拘胸忍蠻夷胸字作胸冀州
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
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淵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拘今
本作盡執拘攷工記胡之符注故書符為箴杜子春
云符當為箴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
今本譌作苟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苛一本作苟
皆其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
二字也又案後鴈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
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
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
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
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
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
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
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
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
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
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
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
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
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
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
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龜谷

沽大龜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龜當為𪔐字之誤也𪔐
卽要領之要玉篇𪔐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彭
長田君斲碑究屈道要要字作𪔐上缺一點者省筆耳
此大𪔐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
有大𪔐縣師古曰𪔐卽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
文曰清漳出沽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曰
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謬作龜今據注改是大
龜為大𪔐之謬龜與𪔐字形相似𪔐之謬為龜猶龜之謬為孟字之謬此因孟龜聲相近而俗龜為孟因謬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𪔐字師
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𪔐始音一遙反是則大𪔐谷之

變唐時本已譌作龜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
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
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
陽縣北東入於河卽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
汜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汜卽此
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
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
僅至武德

武德故城在今
武陟縣東南

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

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隋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至榮陽入河涅縣穀遠隋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榮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湯陰湯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湯水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西下文曰羣水亦至內黃入潞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曰湯水出河內湯陰東入黃澤水經曰湯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爲鄉王莽傳曰分

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
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保忠信
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
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
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甓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曰、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而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唐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

從艸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行國有南北
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
於戰國時爲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
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
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
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
秦以爲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
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

漢書
並同後漢

書樊脩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
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
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
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皆其證也通典
州郡十二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
國漢爲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
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
燕國則唐初本尙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今據
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
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
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
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鮦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
襄四年左傳注繫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鮦音紂每訝
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注鮦音紂廣韻鮦字
下云又直豕直桺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
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攷異曰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鯛陽公乘咸師古曰鯛音紂
按鯛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鯛陽孟康曰鯛音
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鯛有紂音大可
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鯛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
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鯛直壘切又直久切
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
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畧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
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鯛徒紅
切引爾雅鰓大鯛上聲二腫鯛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鯛
陽縣至四十四有鯛除柝切始云鯛陽縣在汝南集韻

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鮦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鮦陽音紂遵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鮦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鮦陽吳祐傳鮦陽侯相李賢注竝曰鮦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鮦陽何超音義曰鮦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

道引漢志鯛陽屬汝南郡鯛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
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
左傳釋文曰鯛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
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
汪本地理志鯛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
加寔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

沒古隔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

皆謂鯛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
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
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
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

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

調

見隱五年左傳正義

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

離騷七諫韓子揚推篇竝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

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

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銅從同聲而亦讀如

紂

說文銅讀若紂襦襦從衣龍聲或作襦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襦字卽是東幽

兩通之字銅讀若襦因立其轉入幽韻而音紂矣洪範曰雩之雩音武工反而

其字以矛爲聲尻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

讀如穹窮之穹此諧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

讀若畱而說文從冬省聲狃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

齊風遭我乎狶之閉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嶺其字以農
爲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鯛之音
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
爲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

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

東南至新蔡入淮

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
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

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爲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駱筮卽澁字也水經洧水注曰洧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澁者水側之濱楚辭九歌注取在洧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駱澁水涯也則此當爲北筮駱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

說文作中陽

灝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

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

瀨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瀨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臯梁邱賜戰于泚水西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潛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

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
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

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

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

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

今本作泚非泚
據新校本改

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
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

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

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

漢比陽
故城卽

在今泌
陽縣而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淠水也

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賈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比或作泚因譌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少見泚故泚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慎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爲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潁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爲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潁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潁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潁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潁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爲魯山水經注曰灌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出上脫所字說念見前伊水出下

孫案淮當爲灌卽下文灌水北至夢入浹者也水經浹

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而北東陵鄉大蘇山

舊本

此下有卽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許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爲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

慎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

之中

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辨見史記

蓋謂此水也灌水東

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

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爲灌水之誤

明矣

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

始縣東北

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爲班志原是淮

水淮水卽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

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

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

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卽爲灌

水平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爲淮不必曲爲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

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

水經濟水注曰荷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

在定陶西南今本謬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

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錯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景祐本錯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謚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謚周公之謚曰文固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而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正

與景祐本同

路史後紀十叔緒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洩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洩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洩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洩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番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番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番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胥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淡音胥是淡胥同音故莽改淡爲胥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蘄縣之改蘄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胥城是也淡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注云地理

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涉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
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

黃河念孫案沮當爲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

作互又作亘故泚字或作互玉篇曰泚又作亘形與沮

字相似因譌而爲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祗侯

因譌爲下文濟水東至慶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

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

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

本地理志則沮水爲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
至下文浚水東南至廩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
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
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
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
與魏太子牋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恒山
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
唐時本尙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
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漳爲漳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
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
下云故章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爲黃也隸書章字
河在北
作章黃字

作黃二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
形相近
縣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
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
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
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恒山坂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

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
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
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

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恒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大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高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滎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鄴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武縣世

祖更名臨睢清河郡脣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脣改
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
更名獸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
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
昌安險章帝更名安憲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
曰安平梁國菑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
注則鄔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
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攷異曰說文作白陘

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

白陘之目

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

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

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陘與陸相似而誤

𡿨題

清河郡𡿨題師古曰𡿨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𡿨引之

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𡿨當爲𡿨設文沙或作沙

故𡿨從沙聲而或作𡿨今作𡿨者𡿨之省文也隸書心

字作心與心相似而誤

心少也讀若𡿨

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

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
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
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

今本涑字譌作漆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

水經

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
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卽涑水也此易
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
爲之說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也斯爲謬矣又案遼
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

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

此濡字

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于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湨說見後涇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爲東南

民曰

勃海郡成平淳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雖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淳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

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

念孫案二當爲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
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
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

今本泗水

作洙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

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

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子

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
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

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爲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旣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卞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此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文言泗水出卞卞縣故城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而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旣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歷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
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
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

計斤縣屬琅邪

因脫去計字後

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
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卽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
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

卽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

南流至平度州

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卽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

入海大沽河卽古之姑水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姑尤以面
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
卽大沽河尤卽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
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卽漢計斤縣地則
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
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鴈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六之反左傳作尤
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
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却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
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
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
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
海倉口入海

黟

丹陽郡黟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黟音伊
字本作黟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黟黑木也從黑多聲
丹陽有黟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黟南蠻夷中東入海則地
理志本作黟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黟黟從多聲於古

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
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部通者黝字不得偕作黝也
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
者皆爲誤本漢志所載玉篇黝字無伊音廣韻黝於脂
切縣名屬欽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
餘水自餘汗北至鄡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
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
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

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
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爲牽水隸
書牽字或作南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面
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
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
當爲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
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湏陽入匯

秦讀為湑

師古曰匯音胡罪反

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

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

念孫

案匯皆當為湏字之誤也匯讀若匡隸省作湏說文曰

湏水出桂陽盧谿南出湏浦關為桂水

出字舊本譌作山山上又脫南

字今據水經訂正

從水匯聲又曰漆水出桂陽臨武入匯匯字

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言南楚瀑匯之

閒郭璞曰湏音匡湏水在桂陽水經曰湏水出桂陽縣

盧耿

今本謄作匯

東南過含匯縣南出匯浦關為桂水史記

南越傳出桂陽下匯水

今本謄作匯

漢書作湟水

水經注曰匯水山海

經謂之湟水今山海經海內東經作湟水

匯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

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

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本

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並作方淮淮亦湟之譌故與湟通

下文有含匯縣南

海郡有匯浦關

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

其字正作匯不作匯

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于外爰及鬼方匯夷

來降寇賊逖亾匯即湟字湟夷謂湟水上之夷也上文

云除豫章鄴陽長夷粵捕搃攸弼難化君奮威颺武視

已好惡變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湟水發源

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於之面江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攬又云匯夷來降也而隸釋乃讀匯為匯而以為匯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則此志之匯水明是湮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唯含匯縣匯浦關兩匯字不認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匯少見湮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湮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耳水

經曰：潯水過潯陽縣，出湓浦關，與桂水合。

即湓水。

南入於

海。注云：潯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

餘見上條。

下文武

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

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

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字亦後人所加。

史記南越

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

水經曰：灘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

鬱水，是其證。今灘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

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

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沔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湮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卽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

漢書第六